

王寵惠與「好人內閣」

● 蔣永敬（國立政治大學史學研究所教授）（本文插圖刊第十頁）

一生作大官，很多第一

王寵惠（一八八一—一九五八），字亮嘯，原籍廣東東莞。一生多采多姿，官運亨通。而且一開始便做大官，從北洋政府做到國民政府。總計起來，做過兩任外交總（部）長，三任司法總（部）長，大理院院長，兩任教育總長，代理和正式國務總理（即民國十一年「好人內閣」時代），兩任司法院長，代理行政院長，擔任海牙

法庭法官，出席國際會議多次，也做過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他生於清光緒七年（一八一—），卒於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享年七十八歲，也算是高壽。他一生有很多的「最」，讀的學校是最好的，幼年讀的是香港聖保羅學校，後來是香港皇仁書院，很多名人都曾讀過這個學校，如孫中山先生即是。大學是盛宣懷創辦的天津北洋大學法律系，研究院是美國最著名的耶魯大學法學博士。他是國際法的權威，英文亦最好，二十七歲時，英譯德文的「德國民法」一書，曾成為英美各大學法律院系所指定之必須參考書。考取英國律師資格

。他交的朋友也有最出名的，他和孫中山是世代之交，孫先生不僅是他父親王煜初的朋友，和寵惠也是忘年之交。孫先生比他大十五歲。孫先生一九〇四年在美國發表的對世界英文文告「中國問題的眞解決」(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由寵惠參與起草和文字的潤色。王不僅是孫先生的朋友，也是中山先生之子孫科（哲生）的朋友。王最出名的朋友還有蔡元培、顧維鈞、胡適、胡漢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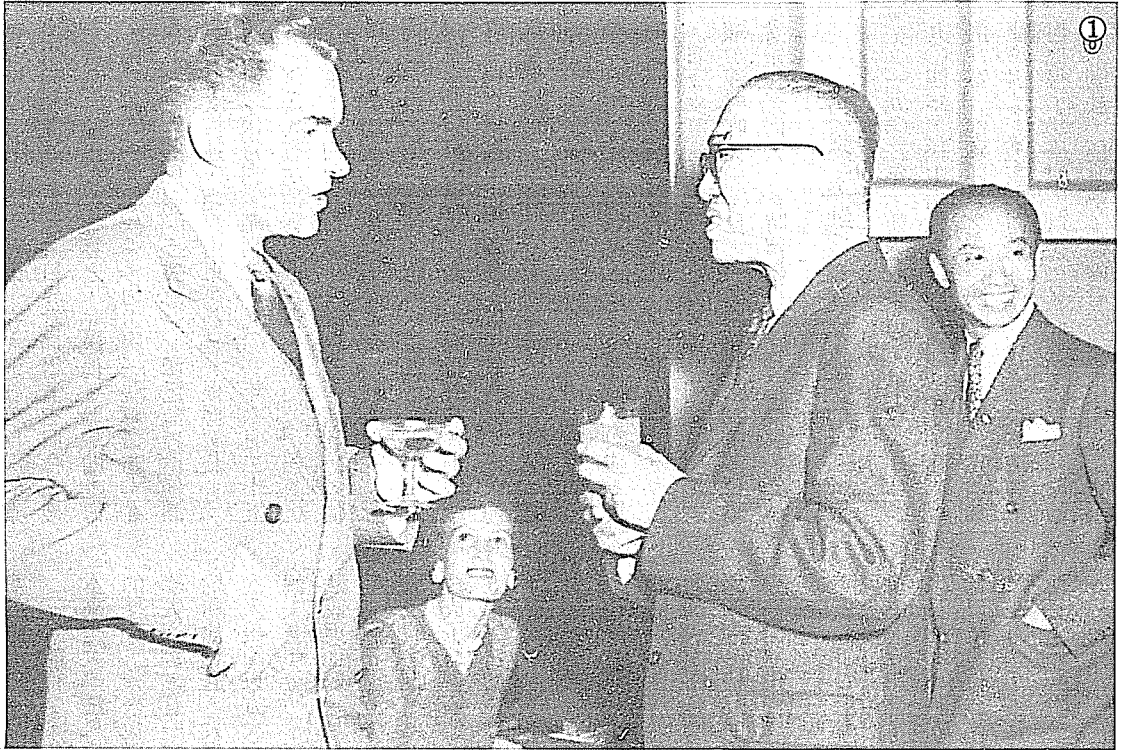
他也有很多「第一」，一九〇〇年他十九歲，以第一名最優等生在北洋大學法律系畢業。一九〇四年他參與起草的英文文告，第一次使用「中華民國」的英文國號（Republic of China）。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孫中山在南京任中華民國開國的大總統，他是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外交部總長，這年，王剛剛三十歲，真是青年才俊。四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實行內閣制，他是內閣制的第一任司法部總長。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七月，到南京出任國民政府的司法部長，這是國民政府莫都南京的第一任司法部長。十七年十月國民政府開始實施訓政，成立五院，

王又是北伐統一後開始訓政的第一任司法院長。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七月行憲之始，他也是行憲後的第一任司法院長，一直做到四十七年（一九五八）三月在任病故。

少年英俊，美女來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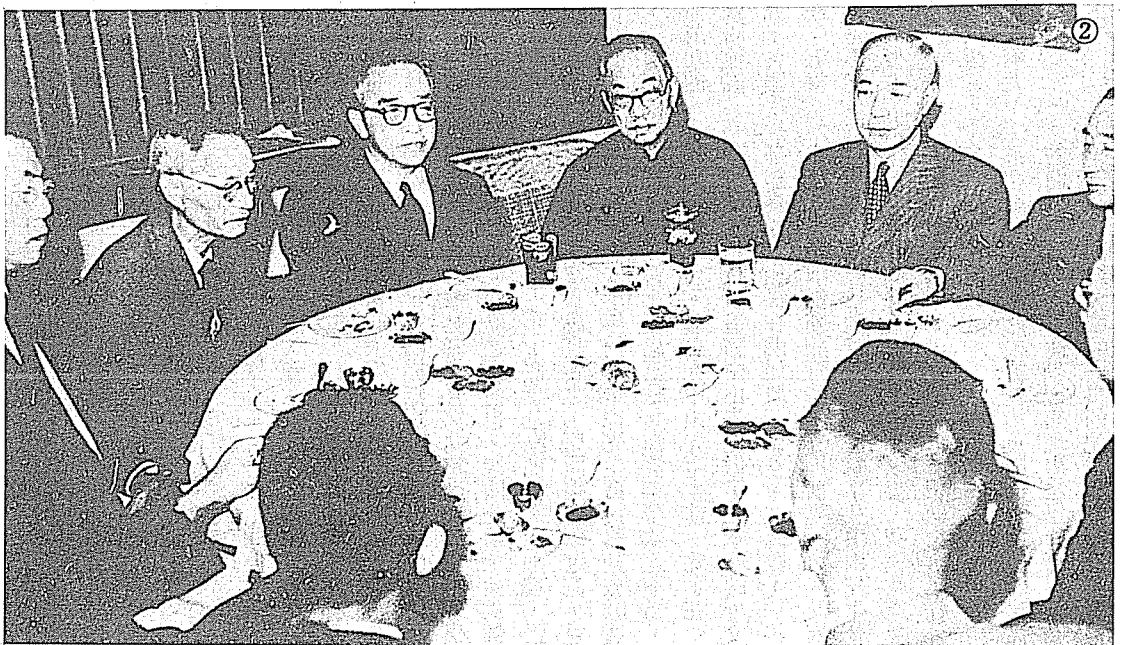
王寵惠的一生，既有如此多的「最好」和「第一」，其青少年時代的生活是怎樣的呢？他自己留下的資料不多。今見馮自由「革命逸史」中一九〇七年的王寵惠像看來，確是「一表人才」。馮在「革命逸史」中對其青少年時代的生活，也有片段的記載，說他少年在香港皇仁書院讀書，其父煜初為基督教老宣教師，與區鳳墀、左斗山、孫中山、陳少白均屬舊識，道氣盎然，有老師宿儒之風。寵惠少聰穎，而思想日新，嘗與乃父駁論宗教哲理，乃父怒極。欲施以夏楚，寵惠奔避不遑。看來寵惠在少年時代，與其父親頗有「代溝」，似有離經叛道之言行。

寵惠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那年開始在廣州加入同盟會，宣誓入黨。但他很早便與革命黨人交往。一九〇〇年北洋大學畢業後，即至上海任



①曾熟讀王寵惠著作的美國副總統尼克森（左），1954年訪華，與王寵惠（右）合影。

②二排右三起：王寵惠、胡適、蔣夢麟、張其昀合影，二排右一張道藩，右二朱家驊。



南洋公學教習。這年秋天，在大通起義反滿的秦力山因失敗逃至上海，租界當局得清吏照會，搜索甚急，龍惠秘密收容之，並送他登船離開上海。第二年（一九〇一），力山與一些革命志士在東京創刊「國民報」（雜誌），函邀龍惠擔任該刊的英文撰述，龍惠由東渡赴日。根據記載：「國民報」係月刊，創刊於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創辦人有沈翔雲、戡翼翬、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秦力山、張繼、王龍惠等。該刊「大倡革命，措詞激昂，為留學界革命報刊前驅。」所刊文字由力山、廷棟、蔭杭、雷奮等執筆；篇末附英文論說，由龍惠任之。中有批評中國刑法一文，極為精采。出版四期，以經費告罄停刊。龍惠在東京時，正當二十歲的青年，風度翩翩，與秦力山租屋同住，龍惠寓樓上，力山則寓樓下，僱一日本下女貌頗妖艷，愛慕龍惠少年英俊，屢向之調戲，龍惠以告力山，請其相機制止。某夜，日下女竟伺龍惠熟睡之際，赤身俯就，龍惠大駭，連聲呼力山不已。力山應曰我來我來，日下女始狂奔而去，一時留學界聞之咸為捧腹。

批評五權憲法不能行

一九〇二年，龍惠赴美留學入耶魯大學。一九〇四年，孫中山先生來到美國，除了和龍惠商討起草「中國問題之眞解決」的英文稿外，並和龍惠討論五權憲法問題。龍惠當時是很贊成的。但他得了法學博士以後，又到歐洲去考察各國的政治憲法，便改變了他的看法。孫中山先生很高興，他在一次演講五權憲法時，特別提到這件

事的經過說：

「記得二十年前，有一位中國學生——他本來是大學法科畢業，在美國大學也得了法學士的學位，後來他還想深造，又到美國東方一個大學去讀書。有一次兄弟（孫中山先生自稱）在紐約和他相遇，大家談起來，兄弟便問他說：你這次入美國東方大學，預備去研究甚麼學問呢？他說：我想專門學憲法。我就把我所主張的五權憲法說與他聽，足足的和他討論了兩個星期，他便說這個五權憲法，比較甚麼憲法都要好，極端贊成我的主張。兄弟在當時便很歡喜，見得他既是贊成了這個憲法，就請他進了學校之後，把這個五權憲法的道理詳細去研究。過了三年之後，他便在耶魯大學畢業得了一個法律博士學位；耶魯大學是美國東方很有名譽的大學，他能夠在這個學校畢業，得了博士學位，學問自然是很好的。他從耶魯大學畢業之後，後來又到英國、法國、德國去考察各國的政治憲法。到辛亥革命成功的那一年，他剛回到中國，兄弟見了他，就問他說：你從前很贊成我的五權憲法。近來研究了各國的憲法，有一些甚麼心得呢？他回覆我說：五權憲法這個東西，在各國都沒有見過，恐怕是不能行的。兄弟聽了這話以後，就很以為奇怪，很不以為然。不料我們那班同志聽了他的話之後，都以為這位法律博士且說各國都沒有這個東西，總是有些不妥當，所以對於五權憲法便漸漸不注意了。」

中山助其研究法學為國之用

龍惠自耶魯大學畢業得博士學位然後赴歐考察，大約是在一九〇八年，這時孫中山居新加坡，籌款支援雲南河口起義，忽得龍惠自歐洲來信，謂在歐洲研究法律，需要款項。孫先生乃使僑商陳楚楠、張永福等籌措一千五百元匯去濟其急需。時當河口之役，黨人需索餉精，急於星火，同志中多以孫先生此舉為不急之務，頗懷不滿。孫先生向眾解釋說：昔甲午中日之戰，英輪高陞號為日本海軍擊沉，日方大受各國抨擊，賴有日本駐歐某國際法學大家根據法例為己國辯護，各國始不起非難，英國亦無從藉口干涉。王君法學淵邃，且為吾黨健者，吾黨此時助其成功，即為將來革命政府建立之預備也。眾聞此論，始為釋然。迨民國十七年，龍惠赴歐洲舟過新加坡，張永福等國民黨員設宴饗之，席間張致歡迎詞，並舉當地同志二十年前曾奉孫先生生命接濟其旅歐費用為談話資料。龍惠至是始知當年籌款之不易，為之感謝不已。龍惠在中山先生生前，除了在中華民國開創時，追隨中山先生做了三個月的外交部總長外，始終在北洋政府做官，在民國十一年出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時，亦即所謂「好人政府」時期，曾經拉攏直系軍閥吳佩孚和中山先生合作，但未能成功。民國十六年以後，國民政府莫都南京，龍惠即到南京任官。抗戰前後，出任外交部長，表現似乎平平。在一九四三年中國蔣中正主席、美國羅斯福總統、英國邱吉爾首相出席的開羅會議中，王龍惠卻表現出法學的專長。據梁敬鐔「開羅會議」一書的記述：在擬訂開羅會議宣言的過程中，曾經過激激烈的爭論，龍惠因英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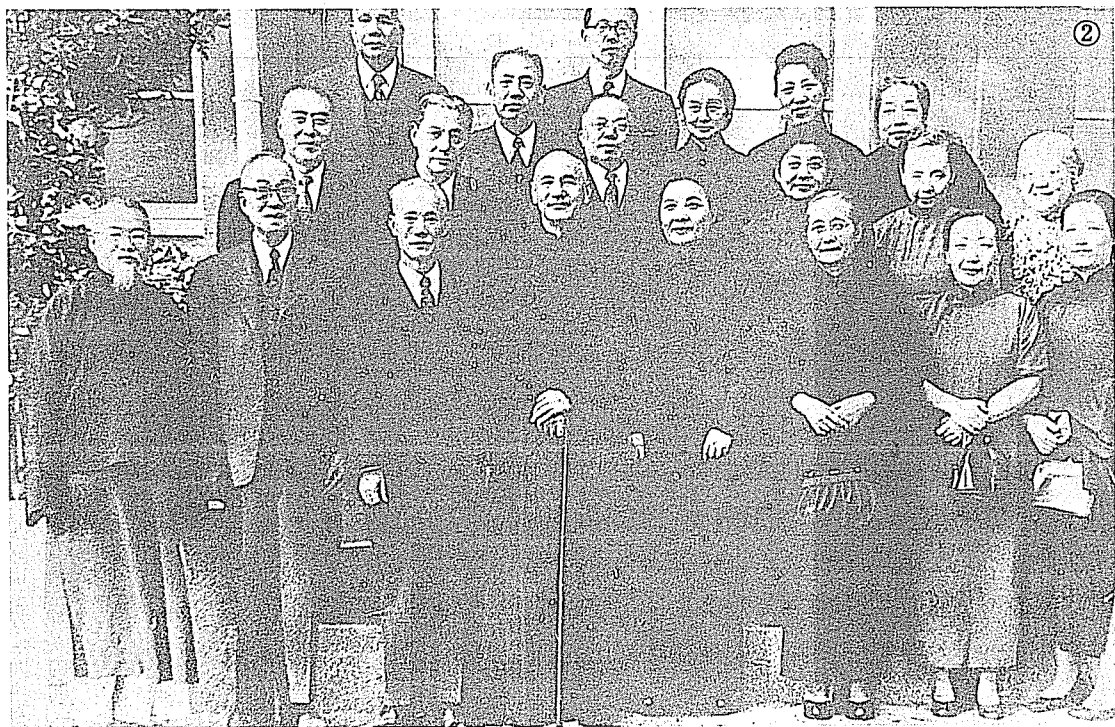


① 民國十七年首任國民政府司法院長時的王寵惠。

② 民國四十六年時王寵惠（前排左二）與蔣中正總統（前排中）

陳誠（前排左三）等合影。

②



文精湛，對於宣言維護我國及鄰國之權益，積極爭取，據理力爭，取得相當大之成績。如美國代表霍泊金（Harry L. Hopkins）所擬之開羅會議宣言初稿，仍有廢除日本天皇制度之文句，經龍惠傑出，呈請蔣中正主席轉告修正，即仍保留其天皇制度。英國代表賈德幹（Sir Alexander Cadogan）將原案中的「滿洲、台灣、澎湖當然歸還中國」字句改為「當然必須由日本放棄」，龍惠立即表示反對，堅持回復原案的文句。美方支持龍惠的意見，結果維持原案。又如關於「使朝鮮成爲一自由與獨立之國家」原草案，英方改爲「使朝鮮脫離日本之統治」字句，亦由龍惠之提出異議而得美方之支持而維持原案。此皆顯示龍惠法學與語文之精湛而維護中國之權益。實亦不負孫中山先生當年之期望也。

出任「好人內閣」閣揆

王龍惠在北京政府時代（民元年至十六年）雖然做了許多任總長，但每任都爲時不久。最風光的時代，要算是民國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出任國務總理，也就是所謂「好人內閣」，其實只維持兩個月就下台了。這個「好人內閣」從何而來的呢？根據胡適的資料，它是從民國十一年五月十三日由蔡元培領銜所發表的「我們的政治主張」而來。主張要有「好政府」。所謂「好政府」，在消極方面是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積極的方面是兩點：（1）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爲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這個

聲明刊載在五月十四日胡適所辦的「努力」週報第二期。署名的依次是蔡元培（北大校長）、王龍惠（北大教員、按教員均爲兼職，下同。）、羅文幹（北大教員）、湯爾和（醫學博士）、陶知行（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王伯秋（東南大學政經科主任）、梁漱溟（北大教員）、李大劍（北大圖書館主任）、陶孟和（北大哲學系主任）、朱經農（北大教授）、張慰慈（北大教員）、高一涵（北大教員）、徐寶璜（北大教授）、王徵（美國新銀行團秘書）、丁文江（前地質調查所所長）、胡適（北大教務長）。

其時北京政府自袁世凱死後，在皖、奉、直各系軍閥循環控制下，連年戰亂，政治動盪不安。這年五月初，直奉戰爭，奉系戰敗，國內一些名流學者頗對直系軍閥吳佩孚懷有好感，鑒於直系戰勝，對中國前途不免抱有希望。直系首領曹錕爲準備取得總統之位，一面主張恢復在民國六年被解散的國會；同時逼迫總統徐世昌去職，而要民六去職的總統黎元洪復職，以爲過渡。黎在六月十一日復職，暫命顏惠慶署國務總理，龍惠任司法總長。八月改組內閣，以龍惠任教育總長兼代國務總理。當時的國務總理是唐紹儀，唐知直系軍閥不容易應付，未到任。故由龍惠兼代。這時吳佩孚很想控制內閣，並且想拉幾個有名望的人擺在內閣裡作面子，於是到九月十九日便由王龍惠正式組閣了。這個內閣的人選是：國務總理王龍惠，財政羅文幹，教育湯爾和，交通高恩洪，內務孫丹林，陸軍張紹曾，外交顧維鈞，海軍李鼎新，農商高凌蔚，司法徐謙。上列王

、羅、湯三人是列名「我們的政治主張」而主張「好政府」的，所以一般人稱之爲「好人內閣」。

「好政府」主張的發表， 梁啟超吃醋

這個「好政府」是怎麼產生的呢？今據「胡適的日記」，原來是胡要爲「努力」週報寫一篇「政論」，結果卻變成了這些名流學者的「政治主張」了。以下是胡氏當時的幾則「日記」，錄之如下：

「（十一年五月十一日）做一篇『我們的主張』，是第一次做政論，很覺得吃力。這本是想爲『努力』做的；後來我想此文頗可用爲一個公用的宣言，故半夜脫稿時，打電話與守常（李大劍）商議，定明日在蔡（元培）先生家裡會議，邀幾個『好人』加入。知行（陶）首先贊成，並擔保王伯秋亦可加入。此文中注重和會（按即南北和議）爲下手的第一步。這個意思是我今天再三考慮所得，自信這是最切實的主張。」

「（十一年五月十二日）七時，打電話與蔡先生，借他的家裡開會，討論『我們的主張』。其餘各人，也在電話上約定十一時相見。」

十一時，在蔡宅開會，到者：梁漱溟、李守常、孟和（陶），孟餘（顧），湯爾和，徐伯軒（未約他，偶相值），經農（朱）等。他們都贊成了，都列名做提議人。

蔡先生留我們吃飯，飯後他們都散了，我獨與蔡先生閒談。三時，王亮疇（龍惠）、羅君任

(文幹)也來，他們略有討論，修改了幾處，也都列名。連知行，在君(丁文江)，王伯秋、文伯(王徵)，和我，共十五人。

下午，孟餘自行取消，加入一涵(高)、慰慈(張)，共十六人。

(十一月五日)下午到公園，把政治宣言的事託一個訪事員發電去上海，又交一家通信社把這事先傳出去。

「我們的政治主張」在五月十四日公開出來。這篇東西對於中國政治前途似乎滿懷希望，要求「好人」出頭，以救中國。似乎也把直系軍閥視為可與「好人」合作的對象。其中說道：「我們深信中國所以敗壞到這步田地，雖然有種種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好人籠著手，惡人背著走』。因此，我們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這個主張公告以後，也有一些自命為「好人」的未能列名其中，有被「排斥」的感覺，像梁啟超(任公)、蔣百里、林長民(宗孟)等皆是，頗對蔡元培不滿。胡在五月十四日的「日記」中記云：

「羅鈞任(文幹)來談了四點鐘。他說，今早林宗孟打電話請他和亮疇(王寵惠)吃飯，說有要事相商。他到時，任公、百里都在。宗孟、任公看報先知道我們發宣言事，他們大不高興，說我們有意排擠他們研究系的人。任公說：『我們一個人也可以發表宣言』！宗孟說：『適之我們不怪他，他是個處女，不願意同我們做過妓女的人往來。但蔡先生素來是兼收並蓄的，何以也排

斥我們？』鈞任極力排解，說明這全是一班大學的人，並無排斥他們之意。其實他們當日解散舊國會的原動力，他們必不便贊成恢復舊國會的一條。今日他們果然不贊成此條。羅、王問他們有什麼妙法解決憲法與國會的問題，任公說，須用Referendum。此話他可以在湖南憲法裡去，但如何欺得過羅、王兩個法律學者？」

「好政府」對直系軍閥存幻想

看來所謂「好政府」，顯為胡適捧著蔡元培等在導演。其政治理念，不外附和直系軍閥在弄玩所謂「恢復法統」。具體的說，是要趕總統徐世昌下台，恢復舊國會和黎元洪的總統職位，再由國會抬出曹錕做總統。這種打算，在直系之間，初有兩派不同的意見，即曹錕要急於登上總統；吳佩孚要將中國「統一」後，再捧曹上台。所以兩派頗有歧見，且各有擁護者。當時因為曹駐保定，故擁曹者被稱為「保派」；吳駐洛陽，擁吳者被稱為「洛派」。國會多數議員推曹，名流學者包括「好政府」主張者擁吳。但擁吳的學者們在理念上也與吳有矛盾。最後吳對曹屈服，這個「好人內閣」也就垮了。

徐世昌的總統是由皖系軍閥製造的安福系國會所選出的。九年直皖戰爭，皖系戰敗後，安福系國會亦被解散，徐之總統更屬非法了。如今直系要趕徐下台，也頗能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學界名流早已不齒徐之地位。胡在「日記」中不時有貶徐之字樣。他在十年十月十二日的「日記」中

記述「老怪物」辜鴻銘刺諷徐世昌的笑話說：「他(辜)說，『徐世昌辦了一個四存學會。四存就是存四，可對忘人！』」

他對Mouciere說，「你們法國人真不要臉！怎麼把一個博士學位送給徐世昌這個東西！你的政聞報上還登出他的照片來，坐在一張書桌上，桌上堆著許多書，叫做『徐大總統著書之圖』！喂！真難為情！你們為什麼不送一個博士學位給我辜鴻銘呢？」那位法國小政客也無言可答。其實辜鴻銘應該得這個學位；他雖然頑固，可不遠勝徐世昌嗎？」

十一年五月末，直系軍閥驅徐迎黎，不論動機如何，實為軍閥目無法紀之行為，但胡似乎同情軍閥之所為。他在這年五月三十一日「日記」記云：

「現在舊國會的召集，已不成問題了。吳佩孚去徐(世昌)之意甚堅，前此孫傳芳通電主張舊國會及黎元洪復職；今天報上又登出孫傳芳請南孫(中山)北徐同時退位的通電。徐世昌前日任王懷慶為察熱綏巡閱使，並兼京畿衛戍總司令，似欲倚王為最後之一門。這個老頭子不肯去，也許北京還有戲法變出來。」

直系小軍閥孫傳芳要「南孫北徐」同時退位，這批「好政府」主張者亦附和之。胡之六月二日「日記」記云：

「七時，張鎔西(紹曾)邀吃飯，有蔡(元培)、王(寵惠)、林(長民)、羅(文幹)、張公權(嘉璈)、谷九峯(鍾秀)、徐佛蘇、李伯生等。他們說起今天徐世昌午間宴請顧少川(

維鈞)，席上他有告別的演說，散席後他就上火車往天津去了。蔡、王、林都在座；在座的客都去送他上車。

今晚席上蔡（元培）先生提起孫中山的問題，他想邀在座各黨的人同發一電勸中山把護法的事作一個結束，同以國民資格出來為國事盡力。席上諸人因往日黨派關係，多怕列名，我（胡）勸蔡先生擬稿即發出，即邀李石曾、張競生等列名，以友誼勸他。蔡先生說今天本是石曾、競生發起此議，他明白即發電去。」

這一批「書生」包括中共創始人之一李大劍（守常）在內，此時對軍閥吳佩孚的印象，真是好極了！胡在六月十日「日記」云：

「守常（李大劍）從保定（曹錕駐地）回來，帶來邊守靖、吳景濂、張紹曾等（均為保派）搗鬼的電文十二件，我把他們編成一篇，在『努力』上發表。守常說，吳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點。（胡按：）其實政治手腕也很難說，究竟徐世昌的巧未必勝似吳佩孚的拙。」

「好人內閣」未登場便大發牢騷

這批「好政府」的主張者之擁護直系吳佩孚，除了認為吳能支持「好人」來改革政治外，還有一個現實的目的，就是要能夠解決教育經費，發出他們的薪水。因為北京各大專學校教師向政府索取欠薪已鬧了一年多了，尚無結果。七月底，國務總理顏惠慶去職，由王寵惠以司法總長代

理國務總理，他們的希望來了。胡在八月二日「日記」有高興的表示：

「顏惠慶跑了。黎元洪有命令，要亮疇代理國務總理，亮疇還不曾答應。推亮疇代理，是特別的舉動，是洛陽（吳佩孚）的意思。照例總理缺人，先輪外交，次輪內務；內務本為張國淦兼的，是一個極刁猾的政客，播弄出許多政潮，後來不能不辭去，讓孫丹林以次長代理，故輪到了司法代理總理。」

顏惠慶沒有肩膀，跑了也好。但內閣中暗潮還是很多。亮疇太老實了，不知能幹下去不能。」

八月五日，內閣改組，以唐紹儀為國務總理，唐未就，以王寵惠為教育總長仍代理國務總理。這對解決也們的「索薪」問題，似乎更應該有希望了。但是仍然無能為力。胡在八月十七日「日記」記云：

「昨日教職員在教育部索薪，王寵惠沒有滿意的答覆。今天他們又到交通部，高恩洪（交通總長）滿口答應八月底清還積欠。教職員要他簽字為憑，他就簽字。正當時，忽來交通部員，大罵他不該簽字，把他硬邀去開部務會議。高恩洪去而復返，說他須請示于王總理（寵惠），方可簽字。他一出門，就走了；他坐四點半的車，他的家着搭晚車，都上北戴河了。這種兒戲的情形，真是可笑又可恨！國家大事在這一班瞎子手裡，如何得了！」

八月十九日，胡對「索薪」事又記云：「前日索薪時，七校代表對北大代表的態度

很不好，況且此次索薪，中間夾有政治作用，——有人借此使王亮疇難堪，尤其要逼走高恩洪。——故北大代表主張脫離八校聯席會議。結果是議決為有主張的脫離；先有主張，如不能行，再行脫離。」

「現在各校對北大的感情極惡；近來為中華教育改進社廢止法政專門學校的議案，北大竟在四面楚歌之中了。他們對我（胡）尤其不滿，對子民（蔡元培）也是如此。」

為了解決「索薪」問題，寵惠要胡適擔任教育次長，胡不幹，要湯爾和去做，湯須外交總長顧維鈞幫忙指定以關稅為教育經費才幹。九月五日，湯擬出財、交、教三部合請總統下指令指定關稅為教育經費的呈文。如果此令朝下，湯即夕出視事。但寵惠不贊成此種指定，顧維鈞也堅決認為關稅事無望。胡對王雖不免有些失望，但也認為：「亮疇當此殘局，未免太苦；似不如早日遠引，留一個有用之才為將來之用。」

「好人內閣」尚未正式登場，代國務總理王寵惠對於「索薪團」便牢騷滿腹了。胡在九月八日「日記」云：

「下午四時，到少川（顧維鈞）家茶會，爾和告訴我說鈞任（羅文幹）今天下午又去看蔡先生，說指令可下，但爾和不得翻悔（指接教育次長事）。蔡先生說：『我可以擔保』。這也是我（胡）昨天一封信之力。亮疇們一班糊塗蟲，當此危局，真可憐！」

「林宗孟起來問亮疇『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何所見而又來？』並請他發表一點計畫。」

亮疇起立，訴了許多苦趣，非常「寒儉」！他說：「我是一個窮人，國務總理沒有比我更窮的了。他們為什麼不去問顏駿人（惠慶）討賬？為什麼不去問周子虞（自齊）討賬？為什麼不問以前的「財神」（梁士詒）討賬？為什麼都來包圍我？我犧牲了身體、金錢、時間，每天只能應付『索薪團』，那能有工夫做計畫？我的大計畫是維持北京秩序，此外更無別個計畫。」後來在君（丁文江）說了幾句話，少川起來說：「今天太晚了，下回再聚會，請諸位即用今日政治計畫做討論題目。」少川究竟是亮漂的人，亮疇若說此話，豈不漂亮！」

「好人內閣」只有「吃飯」

民國十一年九月十九日，王寵惠正式組閣了，「好人內閣」正式登場了。主張「好政府」的名流學者為聽取王總理的好政策，在九月二十二日舉行茶會。茶會情形胡在這天的「日記」記云：

「四時，茶會。到會者近二十人。亮疇到時，即大聲說：『你們要問我有什麼政策，我的政策只有「吃飯」、「過節」兩項。此外別無政策，別無計畫。你（指胡）若不信，你們教員不要拿薪水；你（指林宗孟）們國會議員也不要拿錢；你們（指葉叔衡）財政部員也不要拿錢！是不是！是不是！』他發了二十分鐘的牢騷，大家都生氣了。後來我（胡）很鎮靜的演說約十分鐘，他慢慢地平靜下去了；那時少川也到了，我說：『今天的會，並不是專為教訓王先生開的，一來

呢，因為少川先生提出今日的政治計畫做今天討論的問題；二來呢，因為王（寵惠）羅（文幹）湯（爾和）三位都是五月間署名發表「政治主張」的人，社會上不能不責望他們，我們更不能不責望他們。……三來呢，我們替他們設想，若單為「吃飯」、「過節」而來，那有什麼意味？若為「吃飯」兩字犧牲了幾個負重望的人，若把你們這幾位朋友送去專做擔債借錢的事，那未免太不值得了。……老實說罷，若你們專為「吃飯」一事而出來維持，倒不如痛痛快快的讓他塌了的好！』我後來提出我們計畫中「各省會議」與「消除奉直私鬥」二事，大家都很贊同。亮疇說：『各省會議的四個困難：(1)與國會重複；(2)各省或有不到的；(3)到的代表或有搗亂的；(4)沒有經費。上回我們要派一個代表去見孫中山，須發五百元的旅費，而國務院只有二三百元，須留作買紙筆之用。後來還是少川借了五百元出來。……我（胡）一一駁了。……這一次談論頗激烈，頗有點意思；可惜有許多人始終不肯開口，如孟餘（顧）撫五（王星拱）慰慈（張）等。他們也許笑我們多事；我們也知道這班閣員是抬不起來的，但我們到了這個時候，不能不把死馬做活馬醫，只是盡人事罷了！」

胡適責備「這班閣員是抬不起來的」，未免有失公允。因為即使任何有能耐的人來組閣，對於橫行不法的軍閥都是無能為力的。按吳佩孚方面對於這個王內閣很滿意，很有意擁護；王也暗中將吳佩孚和孫中山二人拉攏，欲使吳信服三民主義，但保派方面，就有點吃醋了；國會方面

，要作政治買賣的人，也很嫉視這個「好人內閣」，蓄意搗亂。到十月初，王寵惠等已不安於位了。王、羅、湯、顧等兩度請辭，均未准。王寵惠再加羅文幹（財政總長）的牢騷更大了。胡適反而說他「竟是一個無用之人」。胡在十月二十七日「日記」中說：

「四時，顧宅茶會。亮疇、鈞任又大發牢騷，到處罵人。大家都不滿意。最後蔡先生起來說：『我提議這個茶會今天以後不繼續開會了。就是要開，也須等王、羅幾位出了閣之後。』

「好人」政府不等於「好」政府，好政府不但是要人格上的可靠，還要能力上的可以有為。亮疇竟是一個無用之人；鈞任稍勝，但也不能肩此重擔；少川稍鎮靜，頭腦也稍明白，但他終為羅、王所累，不能有為。」

為了打擊王內閣，眾議院正副議長吳景濂、張伯烈在十一月十八日藉口財長羅文幹簽訂奧國借款展期合約有納賄情事，私用眾議院院印，親自持公函往總統府告密，迫黎元洪下令將羅拘捕，送交地檢廳。

次日府院開聯席會議，各閣員皆謂總統違法，即擬令交法院辦理，令稿擬就，吳景濂、張伯烈率議員多人阻黎蓋印。這便是有名的「羅案」的掀起。二十日，吳佩孚發電致黎責以捕羅之違法；曹錕卻於二十三日通電攻擊羅文幹，曹派的督軍多附和之。

最後吳亦軟化，二十四日發電聲明「擁護黎總統，服從曹使，對羅案不再置喙。」王內閣即於二十五日總辭了。